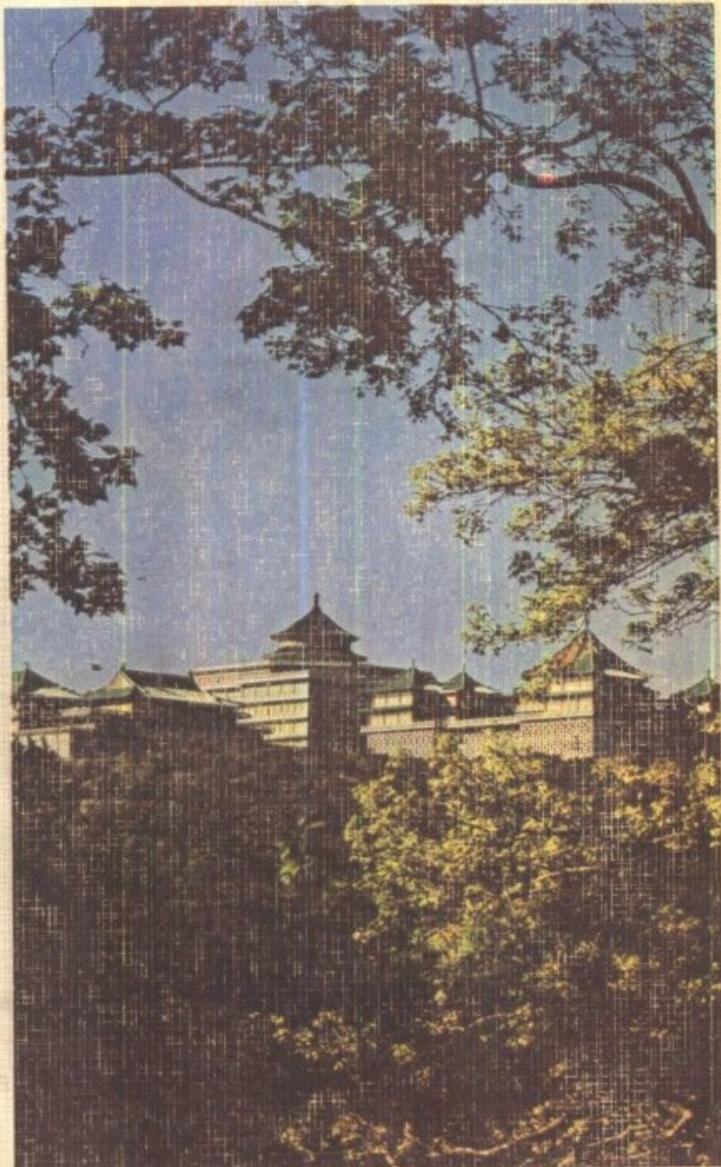


中國文化綜合研究

「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

慶祝建國十六周年紀念



中華學術院印行

R

PDG

中國文化綜合研究

「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

中華學術院印行

中華學術院

中國文化綜合研究

中華學術院爲紀念建國六十周年之慶典，特敦請本院各分科協會會員卅九人，各就民國時代中國文化深有研究已逝世之中國學人，撰述傳記一篇，論述其生平行誼學術思想，著述要旨及其影響，合計共四十篇。並冠學人遺像於各篇之首，以誌景仰，本書內涵，爲哲學、教育、政治、軍事、文學、史學、宗教、藝術、新聞、工程等，網羅衆家，互相印證，對中國文化之本質，與中國文化之比較，發明良多。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Contributions towards Chinese Cultural 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月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再版

中國文化綜合研究

一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

定價 精平裝新台幣 一〇〇元

編輯者 中華學術院
出版者 華岡出版部
發行者 華岡出版社
總經銷 華岡書城
中國文化學院印刷系實習工廠

華岡書局

電話八八〇五一一轉三二〇

郵撥六〇五七

中國文化學院大典館一樓

聯合出版中心

電話五四八四五五

郵撥一六五四三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一七四號

登記證 內版台業字第1五六四號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編輯例言

一、中國歷史悠久，文化基礎深厚，民國以來，學人們爲繼承固有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殫精研究，著述宏多，啓迪學術思想之新潮流，開創民族文化之新機運。茲值建國六十周年，特編輯「中國文化綜合研究」專集，藉資慶祝。

二、本書集結採傳紀體，由中華學術院敦聘本院分科學術協會會員，各就近六十年來對中國文化研究，具有卓越貢獻已逝世之中國學人，論述其生平行誼、學術思想、著述要旨及其影響。本書一名「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

三、每一學人列一專篇，文體、字數不拘，并冠學人遺像於各篇之首，以誌景仰。共計紀念論文四十篇，執筆者三十九人。

四、本書內涵，爲哲學、教育、政治、軍事、文學、史學、宗教、藝術、科學、新聞、工程等，網羅衆家，互相印證，對中國文化之本質，與中西文化之比較，頗多發明。

五、本書採擷，未臻完備，其未及列入者，容於重版時補述，或另刊行續集。

六、本書各篇，雖經多次校勘，惟遺漏訛誤之處，恐仍所難免，尙祈原作者諒之，并祈海內外學術先進，社會賢達，賜予指正，曷勝厚幸。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華岡

序 言

張其昀

中華民國建國迄今，已滿六十年。雖內外多故，憂患頻仍，但在思想上，精神上，實爲一個偉大的新時代。這是中國文藝復興、文化復興、民族復興的大時代。國父有言：「一國最可寶貴者爲思想家。」中華民國在危機四伏，萬方多難之中，巍然獨立於世界，其所賴以鞏固國基者，即爲繼承中國文化，吸收西方文化，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完整統一，富有日新之三民主義，時局雖在風雨馳驟、晦蒙否寒之秋，而我國立國精神自有繼往開來、光明正大之域。撥亂反正，貞下起元，深信三民主義新世紀行將來臨。

中華學術院成立于華岡，至今五年。本院以結合當代學者，聲應氣求，致力于中華學術之高深研究爲職志。當茲開國六十周年之慶典，特敦請本院各分科協會會員廿九人，各就民國時代對中國文化深有研究已去世之偉大學者，撰述紀念論文一篇，于其生平行誼，學術貢獻，著述要旨，及其對後來之影響，合計共四十篇，名爲「中國文化綜合研究」，一名「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得于今年國慶節公之于世，殊感欣幸。春花秋葉，名園交輝，千岩萬壑，會流歸海。讀者縱覽全書，則于民族正氣，愛國思想，中國文化之微言大義，油然而興起焉。顧以採摭難周，缺點悉多，修正補充，俟諸重版。賢達之士，幸賜教誨。至于當代生存之學者，則一概未加甄錄。孔子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識者諒之。

國父孫中山先生以孔子集大成之精神，承先聖之道統，啓百代之宏規，其學術思想，豈惟立國之綱維，亦爲萬邦所仰鏡。作者曾略有稱述，轉錄于此，（摘錄拙著「六十年來之思想界」載于

文藝復興月刊民國六十年二月號）冠諸篇首，藉代序言。

從民國五年到十年，國父的潛心著作，爲學術思想發出了無限的光芒。建國方略一書，不但開創了建國宏遠的規模，亦爲中國學術界指出了繼往開來的重大方針，奠定了中國文化復興的真正基礎。尤以實業計劃一書，體大思精，爲國父畢生精力所集注，於民國八年八月在上海出版之「建設」雜誌分期發表，全書中文本於民國十年雙十節，刊行於廣州，英文本稱爲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亦於是年在紐約倫敦同時印行。

國父治學的理想，扼要的說，是要達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宋儒張載的四句教）略述如下：

(1) 爲天地立心 在 國父手著「孫文學說」一書，提出了生元學說，作爲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生」「元」二字，取自易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生元學說，不偏於惟物，亦不偏於惟心，超乎心物，綜合而爲一，卓然爲現代思想的主流。國父自述其治學方法曰：「集中外之精華，防一切之流弊。」生元學說，乃以西方近代科學發明作爲實證。

孫文學說第三章有云：「自圭眭里發明『生元有知』之理而後，則前時之哲學家所不能明者，科學家所不能解者，進化論所不能通者，心理學所不能道者，今皆可由此豁然貫通，另闢一新天地。」按圭眭里（Alexis Carrel 一八七三年生一九四四年卒）爲法國外科醫師，畢業於里昂大學

。一九〇九年，任美國紐約洛克斐勒醫院研究所所長，發現組織培養法，嗣以血管縫合術及臟器移植法，於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獲得諾貝爾獎金，著有「器官的文化」（The Culture of Organs）等書。

圭眭里於民國元年得到諾貝爾獎金，孫文學說則於民國七年出版。國父在其崎嶇坎坷的革命生活中，孜孜不倦，手不釋卷，故能以最新的科學發明，來印證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學說，以為世界人類安心立命之地。這種融貫新舊，溝通中西的治學精神，充分表現出中華民國學術界的開國氣象。

(2) 爲生民立命 國父自完成建國方略以後，即從事於「國家建設」一書之著作，規模更為宏大，內容分為八部：曰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劃。惜是書原稿與資料，毀於陳炯明叛變時之砲火，為無可補救之莫大損失。惟其主要見解，則已概見于民國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國父手訂「建國大綱」之中，是書可視為「國家建設」之要領，也是現行中華民國憲法之濫觴。

建國大綱全文共二十五條，其二條有云：「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故對於全國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當與人民協力共謀農業之發展，以足民食；共謀織造之發展，以裕民衣；建築大計劃之各式屋舍，以樂民居；修治道路運河，以利民行。」這一段話，自是 國父早年「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句話的引伸。國父嘗謂：「我為中國最窮苦的人而革命的。」又說：「一國之內，人民未能各得其所，即革命之功有所未盡。」周禮考工記云：「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可知 國父思想就是中國古代儒家哲學新的宣言書。

(3) 爲往聖繼絕學。絕是卓絕、超絕，無與倫比之意。中國古代最為卓越的學說，乃是禮記禮運篇大同的理想。國父會說：「民生主義就是大同主義。」我國國歌為國父所製，中有「以建民國，以進大同」之語。禮運篇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國父畢生以救國救民的熱誠，從事革命，而生平所稱誦勿衰的乃是禮運篇這一段話。他又以公益二字來解釋民生主義。現代國家稱為「公益國家」，(Welfare State)以實行社會安全制度為鵠的，這正是世界最新的思潮。禮運篇這段話的最後一句，確是反滲透（謀閉而不興），反顛覆（盜竊亂賊而不作），摧毀鐵幕（外戶而不閉），消滅共產主義，正本清源最大的保證。

(4) 為萬世開太平。禮運篇又說：「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這與大學篇：「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國治而後天下平」這一段話，都是儒家哲學治國平天下崇高的理想，也是國父所認為西方還須求之於中國者。國父手著「建國方略、實業計劃」，英文書名為「國際共同發展中國。」他的理想，在于開發中國偉大之富源，使其成為世界無盡藏之市場，非僅為了中國人民之福利計，又以為世界各民族之幸福與繁榮計。國父說：「中華民國之創造者，其目的本為和平。」又說：「威爾遜以國際聯盟，防止將來之武力戰爭。吾更欲以國際共謀中國之發展，……藉此以鞏固世界和平之基礎，蓋為互助而獲之利益，當比因競爭而獲之利益，更

爲豐厚也。」他在英文本序言有云：「此政策果能實現，則大而世界，小而中國，無不受其利益。」民生主義之理想，在求自由世界之統一。（Free World Unity）當此聯合國行將重蹈國際聯盟覆轍之今日，重讀 國父「實業計劃」的偉著，彌覺有嶄新的意義。

「實業計劃」書之宏旨，不僅在謀全國之發展，亦且富有全球的觀點。例如由北方大港（天津之東）出發之鐵道，經外蒙古之庫倫，與西伯利亞鐵道相銜接，再經由莫斯科，而至柏林、巴黎與倫敦。由東方大港（杭州之東）出發之鐵道，連結海都（南京，一稱金陵）與陸都（蘭州，一稱金城），直達新疆之伊犁，與中亞鐵道相銜接，由此經中東區域而至土耳其之伊斯坦堡，再前而橫貫歐洲而至巴黎與倫敦。由南方大港（廣州）出發之鐵道，通過昆明，向西經印度之新德里，伊拉克之報德，與埃及之開羅，折而南下，縱貫東非洲，而達南非洲之好望角（即地角市）。由此三大國際鐵道之地理形勢觀之，可知 國父所著建國方略，其規模宏遠爲何如了！

國父曾說：「實學之要，首在通曉輿地，尤在通曉本國之輿圖。」又說：「革命之基礎在於高深之學問。」國父一生不但是中華民國之創造者，亦爲民國學風之大力倡導者。今日循誦 國父遺著，體會其精心結構之思維，與發揚蹈厲之精神，實令人有無窮之啓發與感動。

中國文化綜合研究

——近六十年來中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之貢獻——

目 錄

編輯例言

序 言

張其昀……一

吳敬恒

張文伯……二

蔡元培

蕭一山……二

胡漢民

吳經熊……四五

于右任

易君左……五四

戴傳賢

蔣永敬……七三

草炳麟

林尹……九一

嚴復

程光裕……一〇二

梁啟超

張朋園……一二七

蔣百里

薛光前……一四七

張君勸

程文熙……一五六

柯紹忞

方豪……一八一

王國維

王德毅……一八四

吳	馬	良	方	豪	四八六
歐陽	齊如山	周邦道	章斗航	四九一	
蔣夢麟	張其昀	吳俊升	陳紀達	五二三	
張季鸞	高平子	曹謨	黃欣周	宋希尚	五六七
曾常乃惠	李儀祉	李儀	蔣夢麟	蔣夢麟	五八四
琦	高平子	高平子	高平子	高平子	

吳敬恆

張文伯



吳敬恆稚暉先生，江蘇武進人，生於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亦即西曆一八六五年之三月二十五日），卒於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九。綜其平生行誼，他出身科舉，而學貫中西，身如閒雲野鶴，而繫黨國安危，遇事洞燭機先，當仁不讓，決疑解紛，談言微中，誅奸討逆，大義凜然，振一代風氣，作中流砥柱，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總統蔣公推許之爲「我國當代一位偉大的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社會改革家，不但是國民革命的先覺，而且是位革命的聖人」。（註一）這於先生是當之無愧的。民國五十三年三月當先生百年誕辰時，作者應中央黨史委員會之約，曾爲先生寫了一篇傳記，後復續寫補編，聊表敬仰之意。這裏我只想就先生的學術思想，循其緒統，抉其要義，述說一個大概，以就正有道。

思想進化

先生生平的學術思想，一方面由於自力奮勉，一方面由於時勢激盪，日進不已，兼備沉潛高明。嘗自稱：「在甲午以前，懵不知革命爲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經甲午慘敗，始覺中國不

吳敬恆

能不學西方工藝。……所謂興學之不容緩。」由是經歷「六步」而至昌言革命。（註二）及出亡英倫，與國父會晤，淹貫西學，而其思想遂如萬流奔放，百川歸海。

於巴黎創辦「新世紀」時代（一九〇七年六月創刊，一九一〇年五月停刊），先生本其悲天憫人之願，運其雄健犀利之筆，評論世局，風動一時。他當時的筆鋒集中於幾個重大問題，便是排滿、斥偽立憲、警醒國魂、告誡黨人、倡導新道德、新教育是。凡所議論，有一中心觀念，便是「進化」，而以科學真理為權衡。譬如他論新道德有云：

合於道理者為道德，所以能合於道理者為良德。良德乃進化公理，隨萬物之有生而自賦。夫執進化之一說，而世界從無而至於有，其說始通。萬物有其進化之力，即表明其為不自足，故最初之一步，因不自足其為無，遂進化而至為有。有而不自足其為簡，遂進化而至於繁，繁而不自足其為劣，遂進化而至於優。然所謂簡且劣者，仍即無也。簡時則無繁云爾，劣時則無優云爾。今專就人類言之，又藏億萬年中之近來萬年論之，彼簡彼劣，為良德進化所蛻遺，遂留而為惡習。（註三）

先生指出：思想進化與他種進化同。相關係者有一：曰內力，曰外力。內力即腦關之改良，外力即他事之影響。故思想進化非人之所能為，亦非人之所能阻。此即進化之公理也。沒有不隨而進者，或從而阻之，衝突於是乎生。從「良者獨存」之公理，先爭論而後改革，此即思想革命。

由先生看來，其時國人思想進化，可為之表證者，約可列為十派，以見蟬脫之迹。那便是：甲、三綱五常派，乙、古義實學派，丙、吏治民生派，丁、洋務西藝派，戊、中西體用派，己、變法維新派，庚、開明專制派，辛、保種保國派，壬、平等自由派，癸、真理進化派。先生自謂：「以

我論我，……當置己庚之間。此言其心量之所造如此，非謂我尙做維新黨主張立憲也。區區之志節，必當效死於革命旗下。」（註四）先生由此奮進，其心量之滯於己庚間者，擴而充之而至壬癸，以真理進化爲歸。更由此真理進化的路線，直追到他所要企及的頂峯，那頂峯是甚麼？先生認爲便是無政府，其志在欲以最大的心量自勉，期國人共擴其心量，共進於大道。何者？

因無政府主義者，其主要即喚起人民之公德心，注意於個人社會之相互，而以捨棄一切權利，謀共同之幸福。此實講教育也，而非談革命也。……所以無政府主義之革命，無所謂提倡革命，即教育而已。更無所謂革命之預備，即以教育爲革命而已。（註五）

然則無政府主義與革命救國運動，有無衝突呢？先生認爲沒有。何以故？他指出：中國之革命，以民族主義爲號召，或以共和主義爲號召。……一旦心意推廣，由民族革命而進爲共和革命，由共和革命而進爲無政府革命，必愈進而推倒滿清政府之責任心愈堅。……即建設共和民政，自必目爲平常矣。（註六）

所以他所說的「無政府革命」，乃是世界「大同革命」。正與我們國歌裏「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目的，和實現三民主義的程序，完全相符合，而決非如一般無政府主義者建立其烏托邦的思想之所謂。何況吳先生嗣後又說「無政府革命還是三千年以後的事」，他祇是懸此目標以「堅決革命黨的責任心」，以達到其大同世界的目的。（註七）

宇宙觀

辛亥以後，先生的學術思想，益加邃密，及至民國十二、三年發表一篇論文——「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註八）而系統大定。而其中心觀念，依舊是科學、進化，科學的進化原理

。他循以裁量群言，直抉本源，在那悠久的宇宙進化歷程中，去發見宇宙的奧秘，人生的究竟，以及世界文化演進的軌跡與路向。

先說先生的宇宙觀。他認為宇宙是一個活物，是「活的一個」。這「一個」是「舉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有）、沒有世界（無）、適用時間空間、不適用時間空間的、順理成章的、往來矛盾的、能直覺的、不能直覺的、合成一個東西，強加名言，或名曰本體，又曰一切根源。」「所謂一個，是指的一個活物。從他『一個』變成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沒有世界……恆河沙數的形形色色，有有無無，自然也通是活物。」

因為「凡活物才能產生活物，換過來說，亦就可說活物乃產自活物。」如動植物之爲活物，固不待言，即如金石等礦物，在化學的化驗之下，一樣活了起來。「你又走向物理學的實塔上面去，看見了萬有引力菩薩，及相對性大神，你才把萬有沒有，一齊都活了起來，自然直活到『一個』身上去了。」

所謂「活物」也者，「拿最淺顯的話來說，就是說：（一）是這樣東西原有質地；（二）是他能感覺。」而「萬物的感覺，是差等的，不是同等的，差等乃是狀況的異同，不是程度的高下。」「分感覺之高下，而有進化之一說，亦人生觀內假說所難免。惟就宇宙觀，推論而至於『一個』爲活物，則不容有此差別。」

先生進而以質與力的並存與相應來解釋「感覺」。他說：「我本來只承認萬物有質有力，言質則力便存在，言力則質便存在。無無質之力，亦無無力之質。質力者一物而異名。假設我們的萬有，方其爲『一個』之時，就其體而言曰質，就其能而言曰力，加以容易明白的名稱，則曰『活物』。」

。及此一個活物，變而爲萬有，大之如星日，質力並存；小之如電子，質力俱完。」

先生更進而「作一甚可駭怪之詞，以爲動植物且本無感覺，皆只有其質力交推，有其輻射反應，如是而已」。譬之於人，其質構而爲如是之神經系，即其力生如是之反應。所謂情感、思想、意志等等，就種種反應而強爲之名，美其名曰心理，神其事曰靈魂，質直言之曰感覺，其實統不過質力之相應。」從而下一斷語道：「所以我的萬有有生論，本來只取乎兩言曰：『萬有皆活，有質有力，並「無」亦活，有質有力。』」

先生的宇宙觀，無取乎歐立克所說的「精神元素」，杜里舒所說的「曉得來希」，以及尼采、拍格森等「委蛇了上帝」的話。他直截了當地說：

在無始之初，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這個破裂……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換言之，便是說兆兆兆兆的我。他那變的方法，也很簡單。無非拿具有質力的若干「不可思議」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爲電子；合若干電子，成爲原子；合若干原子，成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虫魚鼈。你喜歡叫他是綿延創化也好，你滑稽些稱他是心境所幻也得。總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並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他愜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的宇宙觀。

然則，從那「怪物」變了這大千宇宙，我們的目的何在呢？先生却點出了「真善美」三字，他說：「我是不敢替我們自己吹一句牛皮的，却逼住我不得不說他是要向：真善美。」

其後二十年，先生又有「宇宙不憚煩」之作，就上面的理論，更深入了一層。其要旨爲：

宇宙不憚煩者，大千世界，宇宙之一也，一粒微塵亦宇宙之一。大千世界能造成互相吸引之